

六十年見聞之六

抗戰風雲

●陳亞芳（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萬里飄零天涯孤鴻

冰霜雪壓心猶壯，獨立寒冬骨更堅。

一九三九年十月我含淚告別故都長安，先到漢中在張謔行保定同學、杭州同鄉陝西漢中地區警備司令部司令祝紹周（保定軍校二期畢業，一九四四年後曾任陝西省主席）處小住一日即返回成都。在離開西安之前，我曾力荐義父，兵學家張諒卿就任天水行營副參謀長，使這位在軍界因遭人排擠被長期擱置的軍事專家能夠在參謀長的職位上發揮他卓越的軍事才能，為抗戰大業出謀擬策。曾任陸軍大學研究院主任的張諒卿將軍由於久居日本，係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經在孫傳芳的軍閥部隊中任過職，為人生性耿直，才氣縱橫，故而在當時的軍界屢屢招人嫉妒、受人排擠，一九三七年正月張諒卿被迫調離陸軍大學（由萬耀煌將軍接任其職），至軍委會參謀部第一廳任中將廳長。抗日戰爭

爆發以後，又遭受排斥，再調至軍令部，以年邁之身奉命奔波於川、陝交界處的秦巴山區，考察地形。滿腹才華不得施展，加上身體不好，心灰意冷，頗有退出軍界，解甲歸田之意。在抗戰急需軍事人才，特別是具有豐富指揮參謀經驗的軍事專業人才，我抱著舉賢不避親的原則，經過深思熟慮後，呈請天水行營主任程潛將軍派張諒卿將軍接任張謔行之職，張諒卿將軍於一九三九年五月份由川入陝就任天水行營副參謀長職。（此後不久，張諒卿又改任蘭州兵站總監），由於受當地實力派人物，朱紹良親信，兵站副總監的排擠，無果而返，最後抱鬱病逝於西安。

抗戰時期的四川成都，由於地處西南大後方，氣候溫和，物產豐富，被人美稱為「小北平」。成為大西南後方的政治、經濟、文化重鎮，風光秀麗，美景如畫的成都當時雲集了大量名人賢士，達官顯貴。由陝西返回四川的我，悲痛未定，大病初愈。我在遭

返了十餘名一路護送我入川的將士，讓他們回部隊殺敵後，在劉韶仿、羅列、戴高翔、羅機將軍等張謔行生前故舊好友的幫助下，把一大批張謔行生前使用過的樂器如鋼琴、提琴等全部捐獻給成都音樂學院，然後就因陋就簡的覓屋，居住於西勝街的一所小四合院中，閉門不出，過著一種深入簡出的養息隱居生活。不久，中央軍校舉行校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至成都主持校慶大典，曾特意召見了我，親切的慰問並勸導了我一番，並安排了我在生活上的具體事宜。領袖的接見使我深深感受到作為烈士家屬的無限光榮，同時也加深了對亡夫張謔行的無限思戀之情。走出軍校大門時，在滿天星斗中，我抬頭一看，忽然發現門口懸掛的圓月竟是張謔行向我微笑的臉，不覺心中一驚，隨即昏倒過去，經搶救脫險，才知道是因為悲傷過度，引動了腹中的胎氣所致。

國恨家仇化爲大愛

這年七月間，日軍飛機大舉轟炸成都，企圖摧毀我方抗戰的後方基地，大西南的經濟基礎，從而進一步動搖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的信心和決心。在整日整夜的警報聲中，成都市內上百條街道被夷為平地，軍民傷亡不計其數，一時殘屍遍地，斷肢遍布，牆上掛滿了遇害者的皮毛肢體，樹枝屋檐上掛著死難者的五臟六腑，令人毛骨悚然，觸目驚心，昔日繁華富庶的成都頓時變成了淒風苦雨的人間地獄。在一日之內多達五、六次的日機轟炸中，我最難丟棄而始終隨身攜帶的就是張謇行生前留下的日記、照片以及著作等紀念物，在彈片紛飛的奔波中，看到了這些東西就猶如看到了自己的愛人一樣，正是這些常人視之為廢物的日記、書籍，在艱難困苦中給了我無窮無盡的力量。看著漫天肆虐的日本飛機炸死了自己的父親和丈夫，而現在又來屠殺這些無辜而又不幸的和平居民！雖然春筍已經去逝，但國仇家恨不可不報，日寇欠下的滔天血債不可不還！

就在這種悲憤和痛苦的心情中，伴隨著日機的轟炸和警報，我以未亡人之身，杜門謝客，侍母待產，在平靜奔波和流離的折磨中度過了數月。十月間，在程潛及胡宗南將軍的盛情邀請下，我經川陝公路再次奔赴西安，在張諒卿將軍家中小住，主持了張謇行將軍的墓園修建工程，（墓園工程由隴海鐵路局工程部門設計施工，墓前有高大青石碑

坊，並有數十台階，後有祭台，四周植以蒼松翠柏，顯得莊嚴樸素）。一九四〇年二月，我在西安臨潼華清池虎皮石旁張謇行將軍生前居住的小屋中產下一個男性嬰兒，取名張小行，以示不忘謇行之意。嬰兒滿月之後，鑒於後方西安屢受日機轟炸，安全無法保證，為了孩子的順利成長，我經過痛苦權衡，決定託人將嬰兒送至上海表妹濮淑卿家中撫養，而自己也就於產後身體恢復不久，再次離開先生長眠的秦山秦水，冒著敵人的炮火，闖過日軍封鎖線，奔赴第五戰區洛陽前線，投身軍伍，參加戰地傷殘救撫的工作。

在奔赴洛陽前線之前，程潛將軍曾多次勸我暫住其家，不要四處奔波。但我以為大敵當前，國破家亡，身為張謇行的遺孀，理應繼承亡夫遺志，為抗戰大業盡微薄之力，以示同仇敵愾的決心。火車開至潼關時，日軍轟炸我軍河防前線的炮彈落在了我坐的火車頭上，炸斷了鐵路，隨行人員傷亡慘重，在進有強敵的情況下，我帶數名衛兵，在黑夜日軍炮火滅弱之時，徒步穿越日軍封鎖線，一夜急行軍百餘華里，安全抵達中國守軍第一戰區防區內，一周之後，我經軍令部委任，至第一戰區兵站總監部衛生處就任少將監察長和統計視察官之職（時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將軍，參謀長郭寄嶠將軍，兵站總監為徐梓楠先生），專門負責各傷兵醫院之巡視及有關傷兵直接福利的管理事宜，久經戰火洗禮的我，席不暇暖，立即奔赴第一

戰區下轄各傷兵醫院進行實地調查，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基本上杜絕了傷員伙食不佳，醫藥不足的失誤，同時查辦了一批虛報名額，中飽私囊的貪官污吏，端正了戰地醫院的服務態度，從而受到了廣大傷殘士兵的交口稱讚。當時的第一戰區仍屬天水行營指揮，正是張謇行將軍生前指揮過的部隊，在這裡我感到了從所未有的溫暖和力量，這是從前丈夫曾經給予過的。喪失親人的悲痛漸漸淡去，單身的孤寂慢慢散去，冰凍的心田悄悄融化著，我在日夜工作中，了解了生命的真正意義，在這一段充實的日子裡，我一直不懈地工作下去！我的工作，獲得了第一戰區將士們的肯定，天水行營參謀長晏助甫將軍率員來第一戰區視察時，曾專程至洛陽龍門趙村兵站總監處看我，以示褒獎。

軍中受辱怒辭軍職

這是一段把我融入大我的時光，作為一個整日奔波的戰士，我在百忙之中，把個人的痛苦遠遠地拋到了腦後，但作為人之子、人之母，我又日日夜夜的牽掛著成都的母親和妹妹，牽掛著居住在桂林張謇行的高堂老母。為了不使年愈七旬的白髮老母受到兒子陣亡噩耗的打擊，我除了把自己每月的薪水按時寄回桂林供養老人家外，還每月以張謇行的名義寄信，謔稱張謇行受軍事委員會委托已至歐洲視察軍事。

然而，在當時國民政府的舊軍隊中，一些身居高職的軍隊將領，不思為國盡忠，抗日殺敵，卻對我有不良企圖，每日寫信表示愛慕之情，每日用專車送來，竟然樂此不疲。長達數月，我對此毫無反應，此人居然在一天深夜派人強行闖入我的辦公室，用繩子把我捆在椅子上，然後搶走所有現金、首飾、佩槍及所有來往書信，還威脅我如不就範的話，就殺我的全家。事情發生後，我四處控訴，但由於上層軍官互相包庇，事情竟無結果。事情平息之後，我辭去所有軍中職務，返回西安，閑居於張謂行五弟張潔之家中（張潔之，畢業於陸軍大學西北參謀班，當時任寶雞市交通處處長）。在修葺了張謂行終南山墓園之後，我又謝絕了程潛及張謂行舊部多人的挽留，於一九四〇年秋天，在枯葉飄零，朔風呼嘯中，和來西北考察實業及教育的留美學界范錡博士等一行數人結伴，乘車翻越秦嶺，含淚離開了埋葬與自己相親相戀的愛人的陝西長安，奔赴四川成都，一路上，萬山紅遍，涼風四起，久居歐美的范錡博士觸景生情，曾經口占一絕描寫秦嶺山地深秋時節的風光，詩云：

重臨紫柏已經秋，茅店風寒客自愁，山月窺人人不寐，水聲偏向枕邊流。

一周之後，我在成都錦江街見到了分別近一年的母親及小妹，三人見面後，抱頭痛哭。不久，我的祖父、陳氏企業的創使人陳品梅老先生在上海病逝，家中一切事務陷入

癱瘓，我在成都一聽到消息後，迅速安排母親與小妹的起居生活，乘坐毛邦初駕駛的飛機經重慶，準備返回上海安排上海家中事務，同時探望寄養在表妹家中的兩歲兒子。在重慶時，我爲了辦理經香港至上海的護照（上海淪陷後，大後方人民返回上海，大多經香港繞道返滬），曾在重慶逗留一周，值此期間日本飛機又一次轟炸國民政府所在地陪都重慶，所居住的嘉陵賓館被日機炸彈轟成一片廢墟，我僅以身免，意外逃脫了一劫，然而，在這次轟炸中，重慶十八梯的大防空洞被炸毀，窒息死難者多達萬人，淒慘之狀，令人目不忍睹，日本法西斯強盜又一次在中國大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

驚弓之鳥頓失憑仗

一九四一（民國三十年）年十二月八日我乘飛機抵達九龍，旋乘輪船返回上海。當天，日本海軍奇襲美國遠東海軍基地——珍珠港，美國太平洋艦隊全軍覆沒，第二日，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

珍珠港事件爆發以後，上海局勢再度緊張起來。我返回上海後，陳氏所有貨棧、企業已經被日偽政府劫收，面對著掠奪一空的貨棧，已成廢墟的工廠，我迅速整理了所有企業資金，用這些資金爲故去的祖父和父親購買了墓地，並選擇吉日隆重安葬。由於父親係同日軍作戰而死，他的葬禮立即引起了日偽諜報機關的注視，加上我與大後方高級

人士聯繫甚密，書信頻繁，日本人迅速調查清楚我的身分。爲此，日偽方面先派張謂行的舊日老友章伯東、項志華等人至我的住處游說，勸我加入上海日偽操縱的婦女運動會，遭到我的拒絕。日偽方面惱羞成怒，竟於春節前夕派憲兵包圍了我居住的表妹濮淑卿的寓所，企圖搜捕我。我聽到日本憲兵砸門怒罵聲，立即由氣窗爬上屋頂。攀過圍牆走入鄰居家中躲過憲兵搜查，日本憲兵在一番破壞性搜查後，一無所得悻悻而去。爲了防止日偽再下毒手，我在風雪之夜的陰曆大年三十日凌晨，含淚吻別了尚在熟睡中的嬌兒，連夜奔赴杭州，繼而沿富春江而上，經金華，輾轉於道，經過幾個月月的飄泊，到達桂林七星岩張謂行四弟家中，懷著萬分矛盾的心情，拜見仍不知自己愛子已陣亡的婆婆。

重返學宮學以致用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早有準備的日軍憑藉優勢兵力迅速占領了緬甸、印度支那以及菲律賓等地，美、英各國在亞洲地區的既得利益受到了極大威脅，爲了維護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統治，一九四二年元旦，美、蘇、英、中等二十六個國家在華盛頓共同簽訂了《聯合宣言》（即《二十六國聯合宣言》），規定「加盟諸國應盡其兵力資源以求打擊共同敵人，且不得與任何敵人單獨媾和」以期共同對軸心國實施聯合作戰，世界反法西斯流一戰線正式形成，從此以後

珍珠港事件爆發以後，上海局勢再度緊張起來。我返回上海後，陳氏所有貨棧、企業已經被日偽政府劫收，面對著掠奪一空的貨棧，已成廢墟的工廠，我迅速整理了所有企業資金，用這些資金爲故去的祖父和父親購買了墓地，並選擇吉日隆重安葬。由於父親係同日軍作戰而死，他的葬禮立即引起了日偽諜報機關的注視，加上我與大後方高級

，在美英盟軍的配合作戰下，中國抗日軍民結束了孤軍抗日的局面，並開始逐步在中國戰區進行小範圍的局部反攻，抗日戰爭的形勢開始逐步向有利於中國人民的方向發展起來。

一九四二年春（民國三十一年），爲了躲避日軍飛機的連續轟炸，我與母親及小妹移居成都郊外的西馬棚街。我因爲擔負著葉太夫人及自己一家人的生活經濟已十分緊張，加上我不願再寄人籬下，經過反復思考，決心效法陶淵明，自力更生，籌資創辦一個春筍紀念農場。既可用它來紀念張謇行，同時又可以用它的收入來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我原本計劃在陝西西安南郊翠華山麓太乙宮畔棧塊土地，開辦農場，這樣既能維持家人生計，又能與自己的先生終日相廝守。但張謇行的老長官程潛先生及生前好友林蔚將軍（當時擔任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都勸阻我。他們告訴我翠華山遠離都市，地方偏僻，安全可靠，作爲一個上海小姐，從不事農事，恐怕連小麥和韭菜都分不清楚，還創辦什麼農場呢？最後是作罷等等……面對無數親朋好友的勸告，我抱著不到長城非好漢的決心，爲了創辦農場決定重入學宮，學習農藝技術，爲以後創辦農場做一些技術上的準備。經過幾個月緊張而辛勤的準備，我於該年秋天考入金陵大學農學院國藝系就讀。

突破重圍再創人生

抗日戰爭初期，由於華北、華東地區在不到一年時間內相繼淪陷，淪陷區各高校陸續向西南、西北的大後方轉移，單單是四川省成都郊外的華西埧一地就有十餘所著名的大學，可以稱得上是學府林立，人才如雲，著名的華西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牙醫系、南虹藝術專業學校等都在此結舍開課。在這裡，無數中華民族優秀的學者，青年在炮火連天中，在聲聲警報中的孜孜不倦的傳播學習著先進的知識，以求在將來的日子裡爲祖國的繁榮和富強作出貢獻。在一年多的時光中，我也和各大學青年一起，早出暮歸，辛勤而又緊張的學習著自己的專業，如飢似渴的吸收著知識養分，人們經常會在金陵大學風景如畫的校園中，在少城公園法國梧桐的林蔭大道上看到我苦讀的身影。

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我向金陵大學告假一個月，同在成都少城公園偶遇而一見如故的忘年好友馬書城（馬福祥夫人，長子馬鴻遠，時任青海省主席，馬書城夫人世居成都，故抗戰期間長住成都。來台後，我倆關係一直極好，我稱她爲歲寒三友中的「梅」，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老師之一），及其兒媳劉慕俠女士乘坐蔣介石新派的專機「美齡號」再次返回西安，小住數日專程掃祭張謇行墓園。不久，我在翼寧戰區司令部參謀長，張謇行生前好友劉詔義將軍的幫助下，經漯河、界首、開封，乘津浦線轉

京滬線，穿越大片淪陷區，歷經千辛萬苦回到了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上海，爲創辦春筍紀念農場而籌集資金。經過一段緊張而艱難的努力，我攜帶大批物資冒著敵僞的炮火取道亳州、商丘，經西北返回四川。經商丘敵人封鎖線時要越過這一日僞封鎖線，情況十分複雜，加上其中的真空地帶，敵我雙方都不駐兵，盜賊橫行，土匪遍地，如果沒有武裝保護，單是個人已很難通過，更何況還帶了大量的奇缺物資。加上在商丘，我還收留了一大批從北平奔赴成都大後方求學的燕京大學的青年學生，這就更增加了通過的難度。在焦急無奈的等待中，我們一行人已引起了旅館老板的懷疑和盤問，我急中生智直奔當地僞軍師部，恰巧僞軍師長去上海渡假，我遂佯稱自己是僞師長世交故舊的女兒。

我鎮定的神情使僞軍師部人員深信不疑，竟於第二天派一排僞軍保護我通過了封鎖線和真空地帶。到達中國部隊防區後，看到我方守軍長官對我的尊敬態度，那些誤以爲我是普通學生的燕大青年無不震驚，當得知我先生作爲將軍已在抗日戰爭中爲國捐軀時，這些青年在驚訝之餘對我又平添了十二分的尊敬與欽佩。抵達成都後，我立即以從淪陷區帶來的物資爲基礎，舉行了抗戰以來成都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公開義賣活動，所得資金全部用來創辦「春筍紀念農場」，在舉行義賣的三天日子裡，大半個成都爲之轟

動。

春筮農場生氣盎然

一九四四年初春，我在王錫藩先生（中央軍校第八期畢業）的介紹下，以二〇八萬國幣的價格從國民革命軍第一二五師師長王士俊（字學姜，係張謇行將軍舊部）手中購得了成都東門外蜀錦江畔九眼橋附近的一片十六畝地的水田及一幢結構精巧的小樓作為創辦「春筮紀念農場」的場地。

經過一段時間艱苦而又緊張的準備，春筮紀念農場正式在四川成都郊外的蜀錦江畔誕生了！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努力，我一方面繼續在金陵大學就讀，另外一方面從購買耕牛，翻土播種，放水插秧等最基本的農活做起，使整個農場呈現出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時值春日，蜀錦江薛濤井側，綠柳拂水，疏竹掩映，面積不大的農場內，遍植桑梓修竹、桂花、牡丹，花木扶疏於農田之間，小樓亭台掩映於綠柳之中，實在是一個幽雅而又別緻的好去處。

我白天上午就讀於金陵大學，下午及晚上學以致用，指揮農工播種，喂牛養豬，其樂融融，寓於農事之中。我那顆因長期奔波而頗顯疲憊的心靈也開始逐漸得到了充實與

休息。當時，我創辦「春筮紀念農場」的舉動，在成都各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一時至農場參觀者極多。其中，有人交口稱讚，有人不以為然，也有人對我是否能把農場經營好而表示懷疑，當這些參觀者看到小小農場收拾的井然有序，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時，都感到欽佩而驚訝。當時陸軍副總司令、中央軍校校長關麟征將軍（黃埔一期畢業，參加過長城抗戰、台兒莊戰役、赴緬作戰），一二五師師長王士俊將軍、張群將軍夫人、孫元良將軍夫人等都先後到農場觀賞菊花，並無不為農場中的欣欣繁榮的景象所吸引並為之大加讚賞。

中外文庫
之三十四

鐵血精忠傳

增訂再版

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
定價 叁百伍拾元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慕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
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蹤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
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
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曾澈
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頭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

全書共二百多篇，附錄戴笠策反奇勳、戴笠的人情味、戴笠感人的故事。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鐵血鋤
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平裝本每册新台幣叁佰伍拾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
書局帳戶



陳亞芳「抗戰風雲」插圖（文見 139 頁）

- ①作者陳亞芳的夫婿張譚行將軍就讀陸軍大學時留影。
- ②陳亞芳在春筮農場工作的情形。
- ③陳亞芳（右）在春筮紀念農場前留影。





作者陳亞芳夫婿張譚行在陸大的同學好友：

- ①羅列將軍。
- ②羅機將軍。
- ③秦修好將軍。
- ④戴高翔將軍。

